廣東新語

廣東新語卷十

分目

學語

廣東新語卷十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學語

白沙之學

吾鄉理學自唐趙德先生始昌黎稱其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亟排異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則梁先生觀國有歸正一書謂蘇氏父子所爲文出入禪諦餙以縱横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稱之明興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學爲宗於是東粵理學大昌說者謂孔門以孟氏爲見知周先生則聞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見知白沙則周之聞而知之者孔

孟之學在濂溪而濂溪之學在白沙非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學于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於靜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

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學

甘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卽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爲然是則白沙亦未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紫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甘泉則謂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教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愼恐懼愼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

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爲甘泉陽明創大同書院于武夷以見二家大同之意甘泉聞之甚喜謂巳與陽明戮力振興絕學一以濂雒爲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巳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

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吾之言格物與陽明之言致知無二旨也顧端文云陽明之知即甘泉之格物甘泉之格物即陽明之致知大均謂知在於物物外無知物在於知知外無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說善會之無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學之道盡之矣

甘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來學者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使潑思以求自得陽明云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青蘿

云陽明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專信明道尤爲獨得之見先是甘泉在京師與陽明講求正學天下靡然從之號陽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廣宗而陽明早世甘泉獨以高壽作人學者慕風而至得以及門爲慶幸噫嘻可謂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余其歸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饑矣因取道江浙泛錢唐遊揺于武夷久之常爲九曲櫂歌令諸生歌以相樂有一篇一篇至無終篇篇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羅浮曰

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峰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遊南嶽道過古州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徵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遊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爲門人諄諄說易昔人云人不學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眞自強不息之力也哉

弼唐之學

明興白沙氏起其學以自然爲宗無欲爲至蓋天之學也天無欲而四時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變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無欲焉耳白沙得其微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爲求友于南得龐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爲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在北龐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自甘泉沒弼唐與陳唐山林艾陵劉素予黃萊軒岑蒲谷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爲天山講易之會四仲

月則大集天關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與甘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無二旨當是時甘泉陽明二家弟子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爲之會通而浙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於時鄉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則講學訶林薛中離則於金山黃泰泉於白雲鍾叔輝於寶潭楊肖齋葉允中於歸善葉絅齋於羅浮王青蘿於粤秀而其在廣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關就正於弼唐絅齋云先生聖儒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則

尤精微純粹要而不煩可謂篤論者也琊唐名嵩

字振卿南海人

事師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一言其後賀黃門欽於白沙亦然旣別爲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於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而丁知縣積者初至新會未覩篆即上謁白沙事以師禮凡有所聞行之惟恐不及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則曰吾閱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若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魚

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繼也一歲又繼則居二歲矣當是時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追逐雲月賦詩飲酒以爲歡至於何物而爲道何物而爲學其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嘗言曰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及者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此白沙深於愛世卿者也湛文簡初至白沙齋戒三日而後敢求教舉於鄉卽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所至輒

爲書院以奉之又以白沙愛慕羅浮向未能至乃於黃龍洞爲祠以濂溪豫章延平與白沙㕘祀又於衡山爲嶽麓精舍專祀白沙其後文簡沒門人因以配享論者謂文簡此舉以高明廣大之地處其師而卽以之自處蓋眞善於爲學者也而龐弼唐者於甘泉沒塲居天蠶者三年守天關講席甘餘年朔夕瞻拜不倦他若鍾景星郭肇乾陳讃三公則皆棄舍舉業從文簡燕京服勤數載而後歸冼進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卽上疏求南以從文簡於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佐陽明上因論學遂事以爲師黃夢星者承其父命數千里往浙

從陽明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去二三月復來如是者屢屢陽明甚嘉歎之楊復所之於近溪無須臾離亦圖小像事之歲時與同志祭奠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侍陽明於虔陽明之沒爲位興隆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東暇卽王氏家經理其事遂自越及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還京卽疏請陸象山陳白沙入祀廟庭制從象山罷歸又白當道大祠宗山以祀陽明之數公者皆可謂善事其師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今天下異端盛行釋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卽欲爲儒而無賢師可事南北分家意

見各別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陽明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學以開聾瞶予亦得周旋執御於其間也哉

白沙弟子

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弟子一百餘六人以伍雲為首雲字光宇新會人與李子長竝知名然白沙之門見道清徹尤以林先生光為最光字緝熙東莞人所上白沙書得力過於甘泉可直接白沙學脈弟子傳當首緝熙白沙嘗語人云從吾遊而能見此道踐履者惟緝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雒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

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緝熙也

羅公爲師

東莞羅公亨信以給事中丁艱歸設塾授徒凡宗人朋儕子弟皆就學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復還朝孟子謂人之患好爲人師如羅公者吾患其不好爲人師耳

翟先生善教

博羅翟先生宗魯字一東砥礪節行居處必恭行必古禮之循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葦蓆三一收放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

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

拜五經

南海人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歸善楊先生傳芳居嘗讀易謂恐亦去不見姬文周孔每雞鳴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見象數之奧新會人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靜坐百日遂能一覽無遺然白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為善學

齋居拜先師

南海陳先生澂衷號堯山齋居敬先師孔子佽朗

久禮焉恒計勤惰以自罰或大或跪託先師譴之曰激衷爾有過盡改諸淚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不設梳席者二年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營苦強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于敬嘗言學者大志貴剛觀之乾爲金金百練斯純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敵百欲之攻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乾乾顧諟警惕惡能大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惟尊則不屈於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聖

人之教小卽大淺卽深故曰下學而上達夫子食不語寢不言此正是叅贊天地所在文王與太姒相對時卽對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與有理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生之謂易也

白沙從祀

薛文清從祀議當隆慶時朝臣以陳獻章王守仁並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萬歷十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並祀四子學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陳王宗大程子而陳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聖學

廣東新語卷十終

廣東新語卷十一

分目

文語

秋痕　赤雅　張孟奇所著

讖　士言　講學

皇明通紀之謬

廣東新語卷十一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文語

廣東文集

予嘗撰廣東文集其序云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蓋其地當日月之所交會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則月在北月在南則日在北上下相望以為交生其地者其人類足

智而多文因日月之精華所吐喻而成者漢曰日南舉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陽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時爲夏辰爲午位爲丙午於卦爲火在天上之象火麗爲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當之而以文章爲富有之業以大車載而享于天子此文獻金鑑之錄文莊衍義之補文簡格物之通文襄皇極之疇之所以與皋謨伊訓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爲年三百文之盛極矣極而無以會之使與漢唐以來諸書其遠而爲王範黃恭之所紀述近而爲泰泉夢菊之所編摩者悉淪於艸莽文獻無稽斯非後死者之所大懼乎嗟夫廣東雖一

國乎求文於人人或不足於文求人於文文則有餘於人矣博取而約之撰爲一書名之曰廣東文集使天下人得見嶺海之盛於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與廣東通志相表裏豈非一國人文之大觀乎哉嗟夫一國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於一國知一國於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則必如文獻處則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後學無師吾安得不爲斯文之緒有深慮乎又云先是時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吾嘗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蓋因文而求其獻耳非因獻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選之體乎以言乎文獻則非矣且嶺南之稱亦未當

考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嶺南則未知其為東乎為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為嶺南東西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則為海北道瓊州為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而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之今言嶺則遺海矣言海則遺嶺矣或舍嶺與海而不言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揚粤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與本朝命名之實其亦何以為徵凡為

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此著述之禮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國史其道端在乎是且廣東之文始尉佗然佗眞定人或中國人相輔者爲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卽高固爲相嘗以鐸氏微進楚王亦未聞有文可稱吾嘗謂廣東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謂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武事知名則始梅鋗鋗亦無文然則文其以漢之陳元爲始乎其請立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卽其南裔異物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爲廣東文

之權與今徒以曲江冠簡端抑疎矣嗟夫廣東自漢至明千有餘年名卿鉅公之輩出醇儒逸士之蟬連操觚染翰多有存書其或入告之嘉謨或談道之粹論或高文典冊紀載功勳或短章敷行昭彰懿行其義皆繫于人倫其事多裨乎國史作者滚衷鬼神可質豈可掛一漏十令其泯沒無傳將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瑇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倆諸珍怪猶能盡見於世是豈有志好古斂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嘗臆度之大約大家數十名家數百近而穗城遠而瓊甸及此兵火之餘菟羅殘缺出於壁中求之枕上猶可十而得五一以慰

孝子慈孫之心一以開後生晚學之聞見苟以卷帙浩繁爲憚務存簡畧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雖有至文不能溢乎數篇之外如此卽欲天下人盡徵其文已不可得況於獻乎然欲多載乎文以資觀者之厭飫而其文分體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實又以文選之實而冒夫文獻之名名文獻實則文選斯則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專以識夫戲焉將如吾學編列卿記名臣言行錄獻徵獻實二錄人物考之類以獻爲主文爲客斯則史記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聞所未能也無已則以張天如所撰漢魏百名家爲例可乎其例也

人各一集集分諸體體不必兼即一體亦成一集
不成一集則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擇咸使雅
馴一篇一字亦必以內聖外王爲歸痛絶釋老之
言隂寓春秋之法書成總計三百餘卷集皆有原
序新序或書後集末則以本傳行狀墓誌附焉俾
其人生平本末盡見易以考求統名曰廣東文集
分名則曰某人集有謚稱謚不稱官以朝廷之易
名爲尊也無謚乃稱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
制不可亂也官又以所貽之官榮君卹也無官則
稱處士重高節也非處士則或稱生員貢監生以
其嘗欲求仕也或稱舉人進士以其將出而仕者

也某某子與別號不稱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集外諸家著書非文體者約有百餘種若丘文莊之大學衍義補湛文簡之格物通周易測二禮經傳測非老非楊黃宗大之皇極經世傳黃文裕之樂典王光祿之正學觀水記諸書雖爲體博大爲理精微可以羽翼聖經賢傳槩不編入將別彙爲廣東叢書一部俾與廣東文集炳然日月垂之無窮焉斯二書也叢書無所去取貴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寧寬毋嚴葢以一省之書非海涵嶽負無物不具不足以稱厥地靈昭山海之精華成人文之淵藪卽或瑕瑜不掩彌見大家譬之羅

浮瑤石中有麤礫焉不足以損其瑰麗也暘谷扶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輪囷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一桑梓且猶恭敬況於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顯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於吾鄉之人吾得緜其文而見之以爲尚友之資以爲畜德之本豈非吾之所以爲學者乎其不能一一鏤版以傳則以貧也有所待於有力者也然寻將終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衛之填東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輟也知者鑒諸

尉佗書

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所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

其中國人代爲之耶抑出於南越人之手也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大也佗亦曰老夫故粵吏也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也蓋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佗亦有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如響與聲信一時之盛事也論者以文帝賜佗書純作家人父子語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謂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於幾先故能變逆爲順以相安於無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譔廣東文選以佗始佗孫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粵人著述源流

漢議郎陳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後有士燮者生封川與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陳國袁徽嘗稱其簡練精微有師說燮後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詩三傳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範苑羅典故爲交廣春秋史稱其事贍詞密謂交廣之有紀載自範始有黃恭亦南海人以王氏交廣春秋多所遺漏乃爲王氏交廣春秋補遺其論尹牙丁茂朱厓令女皆以左氏春秋爲斷後復廣爲十三州記世以其書與楊孚南裔異物志臨海水土記並傳其族子整博洽工文詞有集十卷此吾廣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欽得黎陽賈護之傳直接虞卿荀況

張蒼賈誼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尹咸翟方進
胡常之一脈源遠流長嘗撰爲陳氏春秋以自別
而通志謂陳元有左氏訓詁及集若干卷不言陳
欽豈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業耶嗟夫春秋者
聖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奥指逼之者自丘明公
穀而外鮮有其人粤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
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
卽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
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
能使鄉閭後進若王範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
比事多以春秋爲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粤

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請太左氏學宮與請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詔與范升辯難書十餘道其子堅卿亦有文章名能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爲儒林之英也哉

郭從事碑

東漢郭從事蒼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學能文舉茂才爲荆州從事靈帝熹平三年桂陽太守周某開導昌樂瀧治嶮爲夷以便舟楫郡民頌之從事爲譔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記銘曲紅長歷祉勒石瀧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廟在樂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

波將軍馬援南征時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
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廣
臨武唐時名昌樂瀧瀧有六今名六瀧其曰韓瀧
者以昌黎韓愈常至其上作瀧吏詩故名府君祠
在韓瀧上祠旁祀愈及任囂以瀧口有城囂所治
也碑舊在府君廟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
修歐陽文忠集古目錄跋云此君簡漢書無之今
碑石缺亾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然碑文原云
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蔣之奇則謂府君名
煜其續武溪深詞有云飛湍瀑流瀉雲岑砰激百
兩雷車音吾聞神漢之初始開闢使君姓周其名

焜嗟乎府君之功以從事之文而傳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㯳或云昕㯳或作縣則皆以訛傳訛而已從事碑文甚奇古六瀧山水之勝形容殆盡其才亦揚雄之亞云

趙進士文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閒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王庭者歲有其人蘇軾云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是也愈嘗以平生所爲文授德德儀饕溷倣

其中沛然滿足因為文錄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
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益高其風操作
詩相別有云我遷於揭陽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
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
宜春意欲携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人心
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自
愈入粤所與交遊賢士德與區冊區弘三人而外
邈無聞焉而弘尤與周旋久愈遷法曹時送至荆
門其後入為博士弘隨愈至丹陽而別於是愈有
送弘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弘而德乃獨徜徉洲
嶼以道自娛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羨其相知也深

矣論者謂弘卽册也其從愈修業摛文粹然一出於正比於樂王侯葩皆可謂能自得師而德崛起海隅節槩文章卓有植立爲潮學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爲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傳

劉御史集

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遊而因以知名於世者在海陽則有趙德在南海則有區册區弘於時昌黎於德有牒又有詩以別之於册有序於弘亦有詩送之至今粵人以爲榮若曲江劉君軻者

其在匡廬蔘書生遺二雜子事甚奇昌黎過韶時嘗欲爲文以傳之不果君故能文當時與韓柳齊名學士大夫之稱韓柳者未嘗不言及君上京時白樂天以書薦之於庚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稱君爲人慕孟軻爲文慕揚雄司馬遷所著若翼孟若參龍子若雜文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皆往往而得於是君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之後嶺南復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問學多得力於朋友爲僧時師月華寺惠朗禪師即大小朗也居羅浮師壽春楊生講授春秋在東林則與隱者苻君遊又與扶風馬植交善植嘗

稱其文爲韓愈之流疏薦於朝君繇此官至御史
者也先是時君事黃老求輕舉繼又務學浮圖習
南山疏鈔百法論諸書得其指歸已而盡吐棄之
專心儒術直求三代聖王之道於春秋得春秋之
精微於三傳蓋其睿智過人非昌黎所謂魁奇而
逃溺者可比也昌黎嘗以郴之爲州其忠信材德
之民不可多見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間
於異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師雖或與遊而不以告
而昌黎已淚知之其亦可以無憾於衡嶽之精靈
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賈郴桂因生君曲
江君弱齡好學博洽羣書遂以玉聲如樂詩舉進

士曲江之舉進士蓋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閩之建州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漢之時吾粵文始於西爲陳欽陳元父子唐之時吾粵文始於北爲張文獻與君文獻與君其又爲粵北之終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書若三傳指要若漢書古史若黃中通理若隋鑑若三禮五華及翼孟篆龍子皆亾僅存者文十餘篇予錄之爲劉御史集

鍾左丞文

鍾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漢主劉晟喜其才思敏捷誥勑碑記多命爲之遊碧落洞有雲華御室記遊

羅浮有蓬萊上界詩皆見褒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聲名藉甚其後劉鋹於羅浮黃龍洞建天華宮亦使爲記今不傳傳其雲華御室一記而已南漢五十餘年無文章惟左丞徼見華藻其藏於劉龔墓所謂康陵碑者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盧應勑所撰姝不工然吾考鋹時曲江有劉賓王者撰南漢國史十二卷亦曰劉氏興亡錄此書必有文釆可觀惜乎不傳想歐陽五代史亦頗採用其說也

易史

黎美周讀易毎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

謂不煩太卜大筮詹尹拂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張天如謂孔子憂時之作挹損褒諱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後人以春秋言治亂不若以易言治亂之尤長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未有成書予嘗欲匯爲之

日本遺書

日本之學始徐福歐陽公詩云徐福去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歸善葉春及常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此議甚高

二禮

甘泉先生嘗謂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子思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其曲禮乎禮儀其儀禮乎乃於讀禮之後進少儀𥠖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者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編既成名曰二禮經傳測而吳文正之三禮與二戴之全篇章句補儀禮之缺者則皆在所不取焉

補樂經

甘泉謂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

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二禮之缺予既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年四十而致意焉閒取諸家律呂之說而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又謂樂經之散亾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弟子及秦漢閒諸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故予以樂記爲樂傳不以爲經蓋古謂傳爲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

樂典

香山黃文裕公嘗謂樂本於太極函三爲一五聲協五行卽河圖也八音合八卦卽雒書也乃綜聚羣籍以周禮大司樂爲主證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衆諸詩書無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禮卑西漢以前知音者類能道之於是太樂均述樂義詳載名物度數而闡明其理合大司樂樂記詩樂共三十六卷名爲樂典多擴前哲之所未發者張文襄謂樂典一書簫韶可以復聞而公嘗示門人以所製琴瑟鐘磬管篴笙簫皆分宮商以倡和一日奏樂有兩雉自天而下和鳴飛去蓋文

明之瑞應云吾粵先輩多明於禮樂之原公樂典而外若湛甘泉有補樂經梁東溪有樂書各若干卷樂書今散佚矣樂典補樂經猶存聖君賢相欲興起古樂其必有取於是夫

古小學

甘泉謂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小學乃童子事大學乃大人事大學書雜於戴記中程子既表章之小學書今已殘闕散見於禮記諸篇尚未有人簡出復爲一書於是取禮記諸篇有小學事者分爲蒙養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

輔養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衆子之事其文
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
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也書成名曰古
小學云是書未成予亦將繼公之志

大學衍義補

郭光祿夢菊謂我粤士人釋褐讀中秘書昔罕其
儔爾雅浩瀚若丘仲深藻澤璀璨如黄才伯咸蔚
爲時宗工然衍義補一書尤足徵經世宏抱則才
伯遜席焉才伯謂文莊公績學修辭直宗子朱子
而仰覩聖祖睿制以爲則盎然而春陽和炳然而
象緯明繩然如山河兩戒相終始眞治世之文也

惜入輔已晚平生德業之蘊惟大學衍義補一編而已蓋惜之也公進大學衍義補時憲廟甚喜謂有功於大學不小以一部勑公建樓藏之噫嘻亦榮矣哉

三字經

歸善楊肖齋傳芳有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爲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或問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曾花赤俯仰耶

朱子學的

邱文莊有朱子學的一書分九篇以擬論語其言曰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晦翁學驗

東莞林南川先生嘗取朱子大全讀之見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學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進蓺年體認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覺者矣因取其警切要會錄之名曰晦翁學驗是書不存予亦欲補爲之

壺教

壼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貞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書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讎辭于笄合習之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萡醯必親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迭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于夫婦蓋以身行其壼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姆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採入焉皆淑正風化之要典

也

疑耀

疑耀者博羅張萱所撰坊刻以爲李贄非也中有稱予鄉海忠介語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辭多闢佛謂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聖人西方聖人卽詩之西方美人蓋周文王也此非贄之言明甚

同文編

南海龎公嵩爲曲靖太守以雲南滇池迤東迤西伯夷玀緬之俗人各異音書各殊字至倫斁行穢娶婚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妻習以爲常行之者自諉蠻戹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蠻戹待之此非聖

人有教無類之至意也嘗欲爲同文編首刻三字經以訓𡰥童次刻聖諭及大明律中關係人倫者以訓𡰥黎庶因地審音別爲三類大書漢字於前附註𡰥字於下一教曲靖尋甸武定玀玀一教迤東八百老過車里孟艮一教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緬甸于厓南甸隴川孟定使之幼習壯觀語繇短以入長文因淺以入與咸知聖字之可學王道之易從又以𡰥人無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罵阿遮等爲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別欲奏請賜姓一千餘字多造紅牌刊刻賜姓于上但無姓而原係一祖相同者給以一牌祖宗多異者給

以各牌俾之定以爲姓示遠勿易有遷徙者察明乃許寄居仍禁不得同姓爲婚有犯者杖斷離異此亦正蠻風之一助云予謂推其說以教吾粵之猺獞黎岐亦無不可

外志

葉石洞作肇慶志其外志論云無不覆幬天道也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猺也獞也皆外也仙釋猺獞之爲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猺獞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因將內之也外

而曰內之何易稱顯比書曰夶生春秋大一統勝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太而王道備矣

極衍

周傑南海人唐開成中進士精曆算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下之數占嶺南可以避地棄官而歸劉龔問國祚修短傑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宋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云

二鐵塔銘

廣州光孝寺有二鐵塔其在東者南漢主劉鋹所造最下一層銘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勑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幷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淸平八表永承於交泰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塔南面之左銘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曉眞大師沙門監造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賛法大師沙門監造北面之左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大師沙門監

造西面之前銘闕北面之右銘云敎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沙門監造東面之左銘云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伯食邑十萬戸□□監造塔之在西者有銘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東塔雕刻盤龍西者惟寶蓮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有書光孝寺鐵塔記跋云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

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銀又範銅爲已像幷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亾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尋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

秋痕

陳文忠在禮部時所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痕中有可補國史者其後在刑部獄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勦心不果

赤雅

鄺湛若上元跨馬值南海黃令行幰下騎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瑱為請罪弗釋湛若微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棄家走粵西登陟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為猺女執兵符者雲嚲娘之客嘗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為赤雅一書奇怪若山海經齊諧華藻若西京雜記其述征諸詩多與赤雅相表裏好事者競傳於世吾覽之知諸岑為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為粵西君長雄據蠻中婦女亦稱酋帥歲時祭祀以麵為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

未及載亦一異也

張孟奇所著

博羅張萱孟奇所著有彙經彙史史餘彙雅聞見錄古韻心口語諸書凡千餘卷語人曰世人貴遠而賤近吾且藏之羅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爾吾當還之於造化孟奇諸書兵火後散佚殆盡惟西園彙集疑耀二書猶存噫豈其還之於造化耶

讖

羅浮舊志云後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口耳同尹來居口上山

衈護重重以獻南漢主劉龑國人莫之辯及宋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宮也於文口耳王爲聖尹口爲君直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又劉龑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益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値牛者龑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晟龑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益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又劉鋹時多火災令民家貯水號防火大桶時有童謠曰羊頭二四日大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歲辛未

二月四日鋹國亡又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分天雨猶天水也又王師如雨之義也又儂智高爲狄宣撫所敗先有童謠云農家種糴家收

土言

廣州謂平人曰佬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爲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爲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稱小娘衆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兒傳而

未彌月曰坐月亦曰愛月謂子曰息水經注弱年息子是也謂雲孫曰衞玄孫曰塞息訛爲塞也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王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嬭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卽母也亦曰乸凡雌物皆曰乸謂西北風亦曰乸蓋風與瘴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乸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

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妗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未生者多名曰[illegible]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屘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亾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

契仔姻娅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趲子又多以屎為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覡之夫曰覡公覡女賣檳榔者曰山子孫之耆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橫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鋹鋹劉鋹澄龔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鐵果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太桅

斗者曰班首司筒者曰篙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又以佃戶之首爲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顛者曰廢鯁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轆力言其力如車之轆也角勝曰鬭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爲則也謂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毐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蕹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詩趯趯阜螽之義攻治金鐵之器曰打爲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邏罵人曰閙挐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効遊戲曰瞭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逢蓬順德謂欺曰

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
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
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託人曰訣一作呋謂
猥猿者曰魁摧出賈誼哀時命篇卽詩之虺隤也
縫衣曰敹書曰敹乃甲冑凡細者曰縫粗曰敹著
裹曰縫著邊曰敹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効美好
曰灑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肣禮記曰腥肆爓
腍祭註曰肣熟也爓或為膶也廣州謂烹物曰膶
亦曰炠也謂港曰涌涌衝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
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蠔塘菱角塘是也
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

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滘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門謂帆曰幔纜索曰纜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莫艸曰蕣艸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纍樹槮水中以掛罾曰罾䍡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猪曰猪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鵞春曰雞春鴨春數食鑵曰幾

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
口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
陳少主嘗勅施僧智顗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
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韻衣一
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爲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
線縷一縚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綹曰一造櫛散
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鬭雌雞伏卵曰哺鬭
石湖云雌雄曰一鬭十雞併種當得六鬭是也瑣
州數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
十觔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爲一擔潮陽以
錢八十爲一佰曰東錢築牆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

城開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搆茅以棲名曰艼雷州有艼村有蒲艼有新艼鳥吳川有茈艼鎮瓊有芷艼港儋有那艼墟定安有坡艼市萬有黎艼都樂會有薄艼鄉陂會同有李艼塘文昌有磊艼墩黎峒有岑艼黑艼房艼陳婆艼白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截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湳某婆某可某曹某參某落某番某其近淡者多曰妚某妚某音不否山中秋夕劇飲月下曰佢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娛尸曰踏鷓鴣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髻曰

莊身曰鄙耳曰繫鬢曰秋鵰曰啞牛曰悟之類其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冇我曰碍淡曰嘶嵛曰諒其蛋人則謂仮曰遡筋曰梯碗曰愛瓦盆曰把浪拿網曰令網狠人謂父曰扶我曰晋彼曰往女謂男曰亥亥又曰亥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娶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閭有心有意曰肴心肴意扁擔曰閑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閑肺榕頭曰圖有歌曰三十六圖傘四十幾圖雞獲謂花瓣曰花胍花朶曰花桃豬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蛮人謂火曰

桃花洒洒謂飲曰拐爛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士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眾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擇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啼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趣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平為去謂莞曰官以上為平香山謂

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寮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嬭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七斜七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剩音批細切物曰剩音速削去物曰㓟音撇食飽曰飫音救以鼻審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夠少曰不夠音遘謂無尾曰屈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屈謂腿曰𡲫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拳加物曰揇音欽以手覆物曰揞庵上聲以指爬物曰捩烏寡切般運曰撻連上聲積腐穢曰擨擩漱口曰救曰救音朔謂人愚曰猥㱮怒目視

人曰賺音利謂田多少曰幾畛肉動曰脈音徹瘡腫起曰臀興去聲以足移物曰蹳裸體曰蜖蜖音赤歷不謹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齆音甕露大齒曰齙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擡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㡟履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徽曰打燈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謂雲脚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壻曰郎家女巫曰鬼婆

講學

甘泉翁嘗謂陽明昔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行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翁平生好遊所至輙與士大夫講學年八十九九十時兩至衡嶽輿櫬相隨不為首丘之計轍經道旁觀者如堵墻稱為聖人復出爭拜門下先生繼往開來之心為日不足九十有五猶懸榻于門以求規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滿足乎哉

皇明通紀之謬

東莞陳清瀾所輯皇明通紀謂李空同宦江西時

與宸濠交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焉夫既與濠交歡矣又借其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繫其曰繫獄禁錮皆無之陳蓋得之傳聞之誤耳考霍文敏爲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嘗與諸公議於朝堂曰宋儒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者非今之韓愈乎使之終老林下得毋後世譏議吾輩耶諸公然之文敏因疏薦 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文敏誠空同之知己矣

終